莆陽文獻

莆陽文獻卷之九

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䦨釁輙發籍土地聚貨財招徠驍勇士務攻擊爭鬬以爲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専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寖長梁朱氏卒乗此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廢興由是武人綰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若操持歆噐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闢說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

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有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爲之任武人剗去角牙磨治辛平壯戾安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自樹立茲有幽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惟國之計而徼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史炤赴邠州幙序　前人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諜㝡爲警語某竊謂陸生一時之辯非極論也夫將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豈待安危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舟横中流指山木以爲檝曰不殆者豈謂智乎今國家奄宅大區文昭武震蕃酋繼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詒慮生民廢財者豈不以邊兵乎四方大本在於邊精卒良械遍實陰墟方輸里賦徑及天下而四十年間卒老于屯伍械弛于戲樂司是者刲羊釃酒蓄以驩愛國

舉異禮必先計兵開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乃至反
唇相稽圜目相視較分銖薄厚曰我固當得也將恩
而不威兵驕而不戢時之深恨近者已來北諸侯愈
難其選或取文儒加武號而長之大抵尸之謀而正
者則為長利推此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忘乎將不
可忘則陸生之談謬悠也果矣某嘗欲北遊以觀趙
事勢不及往而夕輝受邠諸侯之辟今行矣當世之
首務四方之大本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
詩以寵其行衡陽恭某文曰送史從事往邠州序

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而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用非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惟

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篇皆史之徒例能歌也柰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紛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郎杜夔老矣久不習肄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得太和末又失其三尤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

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絶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三代之詩絶矣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究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

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樂聲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樵今取而系之千載之下庶無絕紐一曰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二曰鞞舞歌五曲三曰拂舞歌五曲四曰鼓角横吹十五曲五曰胡角十曲六曰相和歌三十曲七曰

白苧歌五曲八曰清商八十四曲凡百七十六曲而得百九十一篇系之正聲即風雅之聲也一曰郊祀十九章二曰東都五詩三曰梁十二雅四曰唐十二和五曰晉十二成六曰周十二順七曰建隆十二安凡八十四曲而得四十八篇系之正聲即頌聲也一曰漢三侯之詩一章二曰漢房中之樂十七章三曰隋房内二曲四曰梁十曲五曰陳四曲六曰北齊二曲七曰唐五十五曲八曰皇朝十九曲九曰熙陵二曲凡百十二曲而得十五篇系之別聲而非正樂之用也正聲之餘則有琴琴五十七曲而得十五篇別

聲之餘則有舞舞二十三曲而得九篇古者絲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詞所以六笙在三百篇但存名耳漢儒不知謂爲六亡詩也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舞與歌相應歌主聲舞主形自六代之舞至于漢魏並不著辭也舞之有辭自晉始今之所以系正聲別聲總四百五十二曲而得二百七十八篇以詩系於聲以聲系於樂舉三達樂行三達禮庶不失乎古之道也復有古調二十三曲征戍十七曲遊俠二十三曲行樂十八曲佳麗五十曲別離十九曲怨思三十曲歌舞二十三曲絲

竹十三曲觴酌七曲宮苑二十三曲郡邑三十九曲道路七曲時景二十七曲人生四曲人物十二曲神仙二十二曲梵竺四曲蕃胡五曲山水二十七曲草木二十二曲車馬八曲魚龍六曲鳥獸二十二曲雜體七曲總四百六十曲而得四百四十六篇不得其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爲二十五門謂之移聲移聲者逸聲之流也庶幾來者復得其聲則不失其所系矣

昔唐人修官制之書不成乃準周官爲六典而後成書以樵觀之何必準周官也若源流出於周官自與周官合節今之所纂樂府非敢準古詩也及乎成篇

自與詩同條亦源流之所出也規成負矩成方者自然之形也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者自然之應也然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為鼓吹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風者則鄉人之用雅者則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而享

燕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主樂府采詩雖不辯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黄門不知黄門大予於古為何樂乎風頌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准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准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准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

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之人知有幽明也梁武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論亡之所自學士大夫不可不知也謹序

泮林討古集序

林光朝

以沙礫之細爪髪之微故衣壞革游塵聚垢合之為

本草以鱗介之奇形模之隱合之爲山海經以釋詁釋言釋訓合之爲爾雅以燕代之北汝潁之南車軌所交爾波雜出合之爲方言以一札累數行雖或斷裂宜不忍棄去合之爲法書淵明達者豈欲以詩自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美羈遊酒狂橐中無他物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心之同然也乃如是我有一長必欲使天下共之此泮林討古所爲作也予曾子人品爲甚高由宜春過湘潭終於廬陵凡歷三州教授讀書討古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件其言高帝蕭何此非爲偶合者以宋昌折太尉勃滑橋

請間之語爲見幾以賈誼欲更定諸法令絳灌之屬盡害之以爲非必疾賢也亦誠駭於其說爾以文帝知亞夫可以爲將軍以遺景帝終之破吳楚則其威斷有所不施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弘三逆人主之意不少變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非撥煩之器直可爲侯王傅也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書見其人當如孟子之知樂正子者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予曾子爲如是則其所可聽者必非肝鬲語也予曾子發字信道南豐人其子樽嘗於吾叙

同年莆田林某序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陳俊卿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右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夷狄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虜之禍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祐宋不于其兵而于其人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于其躬而于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士也予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覽觀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文正忠

獻則家集具在其文字奏議或簡重而壯偉或詳明
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勲業稱惟李公近與予耳目接
私以不得其文爲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
裒集其文以示予求序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而詩
文不與焉予讀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
者常患乎無其材有其材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
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
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
本于經才見於用節著於論水災贊禪議之日是其
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怪方虜騎闖城之際

在廷之臣爭爲講解遷避之說公孑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為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敘成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悟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之謀盡用則胡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勳業可以絕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於讒而不之竟也光堯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惋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勳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

陳述足以暴於後世況又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於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某月某日序

艾軒林先生集序

陳宓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爲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好之如嗜欲然沒五十年始傳於世藏之深固以久一

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爲時取式敎授
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亡慮數百人
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熙
間天子幸胄監命講中庸玉音嘉嘆擢寘近侍出使
入朝徇義忘私無田無宮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
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奥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
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数語雍容有餘
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諸孫成季
裒其稾不輕以示人近族子同叔捜羅畧備得詩文
若干首爲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某

顧惟愚陋妄測弘深得罪君子又將何辭昔楊子歿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始大振某於先生之文亦云

朱子語類後序　黃士毅 見本傳

右語類成七十家除李侯貫之巳刊外增多三十八家或病諸家所記互有重複乃類分而考之蓋有一時之所同聞退各抄錄見有等差則領其意者斯有詳畧或能盡得於言而首尾該貫或不能盡得於言而語脉間斷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詳者而他皆附于下至於一條之內無一字

之不同者必採錄之際皆相參校不則非其闕而得於傳錄則亦惟存一家而注與其人同爾既以類分遂可繕寫而畧爲義例以爲後先之次第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爲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爲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

議論亦畧具焉此卽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爲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旣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然始爲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令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畧一目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

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畢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通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絶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李迂仲毛詩解序　方大琮

三山前輩以經行稱自周陳鄭諸先生始亦世道嘗昌儒學浸盛陳博士伯仲著禮樂書中興後禮樂傳王侍郎而講經授徒者益衆迂仲詩以顯學者口誦手抄往往成編余少讀李先生解說凡毛傳鄭義

孔疏若國朝劉歐張蘇及同時陳少南鄭漁仲一章之旨一事之義皆有取焉王氏說可存者亦不廢而諸所援据自易書三禮春秋傳國語孟爾雅悉因史荀韓氏書許氏說文之類亦錄焉不待徧覩衆說博閱群書而三百篇之緼具是矣何其富也盖訓說備而體認審事證該而辯訂確猶恨未見其家藏善本後四十年與其孫用之秘監同官南海出以相示閒系通釋其後余竊惟古今言詩者不知幾家大率惑於時王所主之傳講師相傳之說盖久之而諸儒訓釋漸明然彼此迭興莫相統一不有大儒先生推

本旨粹而張長而演以己說後學何所適從世言呂氏讀詩記多李氏說若推須已二百一十餘條而諸說見取於李氏者亦多從之吁乾淳前此編行世久矣呂記後出自公劉首章以前凡一再更定寖趍精約而講聞之舊意旨之合可考如此譬宋氏論語則李解猶詳說呂記猶集註也通釋則又繹其餘意義味淵永冠以心詩自得於訓詁之外家庭所講可知已後前淑後豈特有功於其鄉哉祁聞之情性固萬世所共有理義至諸老而大明紹興間洛學方與胡氏已有孤立之嘆此書獨能推衍程張遺說濂溪於詩

無訓解直引其論古樂數語爲大序矣教化移風俗之證李氏淵源粹於是矣近年學無統盟談經而曰吾不隨人脚跟始焉趨向詭異極則論建邪僻唱爲載籍所未有之說甚可懼也昔龜山攻荆舒學術直以釋氏鷇言之蓋誣經飾說迷國誤朝他罪特其細耳幸早衰歇李氏之學有本其傳也奚疑

陳敬叟集序　劉克莊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爲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季

儀華往往吟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為樂嘗評諸人之作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季僊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淡深淺客踈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為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隷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温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卧山中五六年猶上故人獨敬叟書問不絶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曰為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

諸君銳甚頹哀余衰猶能鼓旗助譟其旁今志氣銷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後麾挑戰余遠望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曳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敷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似云

瓜圃集序　前人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唐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

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鐘大呂否則手搯雲和而驚飆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卞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疎直之氣傷時閔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敖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為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為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沒

數年矣元儒始請去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决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讒女子自誓蝃蝀譏偸碩鼠況貪與其他比興諷刺往往出於小夫賤隷之口途之人猶知之而況子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

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以圓其自號云

艾軒先生集序

前人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問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晩爲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

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决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岣嶁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爲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晩節爲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虖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晩謬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著不去爲李[illegible]

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爲李滑爲袁高義利前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徵言散軼後齋陳公宓所序者僅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爲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張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

季父易蒙序　　前人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

而必驗至王輔嗣出始併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
流而爲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
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
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
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爲二書而不可合天下
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
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
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子所
未發議論以難疑問荅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
此季父易纂之所爲作也初余爲建陽令季父訪余

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旨由宋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羲文其篤守師說雖譙天授袁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經造微妙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棄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為鄉先生家貧食于學晚舍去併學俸郤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郡博士括蒼俞君來即學為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楊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郤俸為刊易藁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致經序

王邁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徹禁中端平乙未夏五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舜俞咨夔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眞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鄉宜爲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至相顧隕涕旣而洪公亦告瘁不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再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睢邸鄉友趙時棣宗華爲湯尊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寘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盡見之宗華今大庾鋟梓縣齋以一帙見畀且俾序于帙端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

先生所著之書鑿鑿乎菽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經所以爲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爲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宋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爲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爲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爲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嗚呼國步斯頻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永乎淳祐二年月正元日門人王邁序

朱文公別集後序

余師魯

文公先生之帥長沙也先大父衡陽史君實以小侯事大國辱知焉先生之所與書帖毋慮數十巾襲惟謹爲子孫藏往歲偷兒入室意其爲寶也竊之交訊一啓直當時吏牘以故雜度書中今存此紙耳每一思輙使人愧恨不能已其後隨牒四方多獲與乾淳故家子弟遊暇日眎以先生真帖則曰六丁下取之餘是特毫芒爾因道前事相顧嗟嗟嘆息以爲距先生沒未幾何歲而散失淪沒已如此況後千百年之久且遠乎先生一言一話門人弟子必錄以傳然得其言而有不得其意者若翰墨真跡即先生實心之

所寓精義之所存使毫芒之僅不失者而復失之謂
非通家子弟之責乃賍集中所缺者得兒曹筆蔵之
以俟成編而壽諸梓竭來丞郡適在先生里而所得
者益多釐爲十卷噫富矣先生之曾孫市轄見之慨
然曰建安精舍有所謂大全集矣書當成一家言且
鈞考羸餘循足供鋟費而敢壓吾子乎於是精加讐
校近似而致餐錢薄少以相茲役云先大父諱秀實
字穎叔治衡之政前帥周益公論薦甚力其受先生
知蓋亦曰益公之所與者

姑祖唐校書昌鎬公祭田序　前人

自大夫士以上皆得立廟其名義器數則有祭法其所祭之主則有宗法徵諸禮可覆也惟墓祭古無之僅見於冡人一語而止廟藏主墓藏體魄固非所以求神而先王亦從而許之者緣人情所不忍故也古禮散亡家各有廟自始祖而下皆得私祭不專於宗子則既病於瀆而墓之為祭其親盡者逾遠逾亡則又病於簡夫墓猶廟也皆以昭穆次禮所謂族葬族墳墓者是已雖其親盡或未盡所祭則殊至於展省洒掃宜無所不及古人事簡慮周蓋如此而後世以拘忌失之吾之族數其上五世以至校書公皆世世

異爨祭亦世世無敢台或曰親盡而祭分惧不可以久也於是聚族而謀定近代之祭田合私助者得錢餘三萬每歲至日次第祭拜因以附冬至祭始祖之義蓋累年草創而晝為定制自今始祭之之日凡族之諸孫咸在其則出於其祖之昭也其則出於其祖之穆也其與其皆自吾祖出孝敬心可以生矣既祭而飲則老者少者尊者卑者皆以序列獻酬有容讓然忠厚之風焉睦愛之心可以生矣酒行既命少者書祭之條流于籍以諗後之子孫其少者請曰祭之意宜有述也遂揭諸其端云寶祐初元癸丑長至日

族老人序

徐擇齋文集序　擇齋名明叔字仲晦

余謙一

往歲莆有后村劉公福有竹溪林公泉南有擇齋徐公陽岩洪公皆吾閩文章宗匠竹溪後村集既板行家藏而人誦之矣陽岩擇齋后李不幸與壞劫會嗣子門生伏匿奔踣不暇遺集久之莫克會稡有志於斯文者歎息焉一日擇齋之子籌老奉先集以授門人余謙一俾為之序罔編伏讀則公年皆老宦顯榮之日所作盖公平生崇就輒棄嗣子少長始從旁抄

錄得之茲特太山之毫芒耳謙一既喜於成編而又懼不敢當序筆辭不獲乃稽首而言曰昔之人論著多矣少壯之氣銳而老則衰窮苦之辭工而貴則墮呂紫微周平園猶未免此病而公年益老官益高作爲文章略無一毫頹墮衰竭之態此其故何哉蓋不以老壯窮達爲進退者氣實爲之天地間有所謂至剛至大者是爲浩然之氣故孟氏之學以養氣爲先是氣也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卞良平失其智眉山蘇氏亦以是稱昌黎公然後知孟子韓子之文純粹明白汪洋而大肆者氣之所充也豈特韓孟爲然蘇

氏之文亦然故欲論公之文者不于其文而于其氣公爲人剛方嚴峻一介不以取予人意所不可雖當路有權勢者不肯以辭色假借之開口論時事若不知有諱忌以故憚黠疾固者多入輒斥召輒寢所謂諫書講卷綸言史筆皆公所宜擅曾不得一出其所長山林歲月之外麾節于鈇竟展轉外服以老德祐初元嘗以第一人起之而公老且病矣昔人之言曰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今觀公之論著詩則聲之高下者也文則言之長短者也文與詩大抵尚妥律不尚奇怪尚典雅不尚纖巧暢出無稱仲晦

之文亟宜臺閣人以爲知言公於書無所不讀料飽而思斂毋下筆娓娓千百語不能休視之若不經意實則藂生墨客冥搜苦索有所不能加西山真公之守泉也公以翰墨受知遂付以斯文之事淵源所漸有本固如是夫因竊嘆西山爲南渡歐蘇門人經指授者多以文名于世四十年來凋零殆盡巋然靈光獨東澗與公耳二公殁文章之統紀遂絶而氣運終焉烏乎斯文興廢豈非天邪讀斯編者將必掩卷而流涕矣

國朝文類序

陳旅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從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

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
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
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
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雋老出於
其間作爲文章龎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
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監察
御史鎮陽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
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以
國朝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
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蒐摭國初至

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賛序記奏議雜著書説議論銘誌碑傳皆彚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爲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存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爲身謀者窮晝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他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脩平日之

內史吳伯脩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延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録諸梓伯脩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録之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前人

劉君粹衷之爲旌德令也客有過予言曰粹衷名進士其爲人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爲文章從容搢紳間柰何治縣縣難治也必有疆明之才而後可以剸劇

粹衷奈何治縣乎應之曰子以後世之吏求粹衷乎世以彊明稱者未必良吏也彊而無以養之必嚴刻明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爲下矣大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君子未嘗有心於治人而人未嘗不治於君子誠以待物則物無不孚公以涖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禮樂之器也政教修禮樂之用行焉禮樂之用行民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盖民不難治後世無善治之吏於是乎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

則所治者與治之者俱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孰謂和易者不足以治縣夫麟儀鳳師師不鷙不獮飛者走者莫不為之先後麟鳳亦何用鷙與獮哉粹衷方將為麟鳳於旌德旌德之人方將先後之不暇而子以向者之言惑之無乃不可乎客唯而去明日粹衷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為粹衷道之

送孔彥明教授建昌序　　前人

孔氏世世得為衍聖公古之有國家以傳其子孫者未有盛於此矣然自宋建炎中四十八代曰端友者以襲封從高宗渡江因家于衢至五十三代曰洙者

始內附我朝會曲阜有爭立之訟廷論謂洙寔宗緒之正宜紹爵如故而洙乃力辭南歸爵遂弗及其後君子盖深惜之五十五代曰公俊曰公溥者洙之孫也公溥字彥明醇厚莊謹將爲建昌儒學教授求言於余余告之曰彥明子兄弟必襲封而後爲能世其家乎盖能傳夫子之道以教人者誠世職也昔舜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是孔氏之祖以教爲職矣成湯著降衷綏猷之訓箕子陳洪範爲武王之師至夫子遂以大成之聖垂憲萬世子思又能推明其道後其徒傳至於今日是天專以教事屬孔氏則彥明之爲

教授也得其世職矣又何必襲封之爲能世其家哉雖然教授之責甚重也人曰孔子垂憲以教人今教我者孔子之孫也其所爲必異於衆人矣以孔子之孫與孔子之教而無異於衆人則人將又曰如是而謂之孔子之孫乎烏乎教授之責在衆人已甚重以孔子之孫處之又益甚重矣

耒榆百和詩集序　　朱文霆 見本傳

夫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五聲五言即詩之有韻也帝作歌而臯陶賡歌則歌而載賡即詩之有和也然和其意不和其韻漢唐以前皆然蘇李河梁之倡

和杜子美和賈至朝大明宮之詩猶不和其韻至若
先命之以韻而爲之詩若競病二韻是已分命以韻
而爲之詩若韓集得前字秋字是已其體製則又非
古矣唐人尚律詩律賦若明水與披沙揀金二賦皆
以八字爲韻而律詩不以命韻者蓋當時官自命題
以爲詩俗號省題詩而律詩不以試士也大抵古之
言詩者不以韻爲詩言之所至而彀成文焉後之言
詩者始以韻爲詩韻不妥則詩不工是詩由韻而後
得焉況欲愈出而愈工不其尤難與吾里長城蔡君
道實獨用心於律句每什必限以頭蓋愁休四字爲

韻非若競病前秋不過兩韻而已也歌而爲百首又詠歌之而成三百餘篇非若律賦八韻不過一篇而已也其用心亦良苦矣使其達而在上當爲明良喜起之賡歌其肯爲羞愁之詞乎予於此葢深悲茶君之不遇也

莆陽文獻卷之九終

序

送憲史林晦叔之廣東序　吳源

昔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儒以道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所謂儒與吏皆指其人而言然儒之得民以道而吏之得民以治判焉不可合而一之也漢史謂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既皆謂之儒則周官所謂以道得民者也而通務習文法則又兼吏治矣豈漢之儒賢於周之儒歟抑漢所謂儒者竟以經術潤飾吏事

而已至於以道得民猶不能無愧也然自此論一出而儒與吏混然無別道與治亦兩失之則後世不復見成周之盛者豈無其故哉楊子曰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卒于調一然後謂之大儒之效嗚呼儒之以道得民固如此視以經術潤飾吏事遂使儒效卒不白於天下而吏治亦不及周漢遠甚此吾於林晦叔氏之為廣東憲吏不能無多望也晦叔平日儒乎道而已儒乎經術而已今為憲史則贊佐長官提綱挈維表廉革汚以濟一道維事務之殷文牘之煩亦可以道揆之乎若果有所牽制不能皆如其志

則亦可以文法世務裁之而一傳之以經術否乎雖美政美俗調一天下未敢遽責之以大儒之事然道者立治之本而經亦所以載是道也李之以道推之以經術其於美政美俗調一天下亦何所不可乎廣東與閩接壤其賢否固易知也憲繩庶府稍可以行志史賛佐長官行事稍可以行吾所學㛹叔勉之所試將有大於是者毋徒曰平日惟知事訓詁業文詞而已他非所能也予與㛹叔親且故故於其行借以規

己未冬既望觀於友人楊君原吉家見一舊編遺墨剝落蠹食者過半廼壺山文會藁也披閱久之不覺愴然追念是會始於至正丁未終於洪武庚戌雖兵戈易代猶十有九會所賦詩文迨二百餘首今閱是藁僅得八十首會之友二十二人僅存者十有三人耳會蓮峯日揮石壁以紀一時之勝會蘆江日隔簏踈雨五侯山之趣慨不可得矣雖然死生聚散人所不能無士君子則有不死不散者存焉若劉性存之令南海也邑民道之即洨宋貴誠之倅福唐也稱爲愷悌君子又若方時舉之豐才懋學深爲閣老宋公

所推郭維貞五七言詩評者謂雜許渾薛能集中無以辯他如博學則李叔英明經則黃性初又如陳維邑陳必大葉原中皆不失爲鄉之善人視昔會中以道德經綸相規之言幸亦無媿矣今我輩後死者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怠則是會將續香山洛濵之微響於千百載之下也又何悲夫遺墨剥落死生聚散者乎緜是裝束成編復綴會之規言申而序之于編首庶乎與我同盟之君子不如此感慨則會雖散而規不墜云十三人者朱德善丘伯安吳原善蔡景辰方用晦陳本初楊原吉鄭德孚黃孟仁陳虛中方屐

道釋源清及于陳觀也

皆山樵者詩集序　林環

余居家時聞吾閩之長樂有王先生恭者以詩鳴先生時逍于樵自號為皆山樵者不欲與世接余以故未及見及來京師獲與長樂人士通籍于朝者交間於篇牘中獲覩先生所作及有人能傳誦其一二者恍若聽張樂於洞庭之野而閱武庫中所蔵不覺茫然自失已而嘆曰風雅輟響大音不完光嶽氣全英儁間出則如先生者天固將使之鳴國家之盛豈終窮餓其身使自鳴於山顛水涯與樵歌牧謳相倡和

而已哉永樂四年　朝廷方開石渠廣延天下士先生以薦至相見於玉堂之署觀其神清體癯鬚髮茹雪葛巾野服翛翛然如孤鶴振鷺知爲風塵表物得造化清淑氣蓋多也因坐與之談詩其論五七言長歌律絕句則一欲追唐開元天寶大曆諸君子而五言古選則時或祖漢魏六朝諸作者而爲之宋元而下不論也余喜曰朝陽之鳴待先生久矣無何果以詩名徹

宸聽得拜翰林典籍余益信天之所以昌先生之詩者有在而又信詩之果不能窮人也退直之暇因得先生全集觀之有所謂白雲樵唱草澤狂歌

有所謂鳳臺清嘯凡若干卷其談道理致則天地造化性命道德無不臻其妙其模寫物槩則山川風月蟲魚草木無不極其形容其叙人事則興衰得喪戚愉悲樂無不委曲盡其情高而不浮深而不僻清新而不巧古雅冲淡而有餘味信能合諸家之長而泛溢旁出者也先生間以集徵爲序余謂詩以道性情者也近世學者多不先以理性情爲本而徒區區於筆蹊墨逕之間至或竊古人之陳言成說而掇拾補綴以爲工是以作者愈高而聲愈下也若先生始自放山水之間不以勢利嬰其心其志趣冲淡襟度寬

豁固已默契道妙而又得肆力于學以充乎日之所養故能流坎隨寓不碍於物盖由先生見道明而涵養性情者得其正也是以形之詩一皆渾涵忠厚之發不繩削而自合是豈尋常雕章鏤句者所能彷彿耶先生之詩不患世無知者第患雖知先生之詩而不能盡窺先生之藴是亦未知先生也故書其素行之槩于編端庶覽者得有以考其實云

八瀨丘壠圖序　　前人

曩予家居時樂為山水之遊凡莆之境南有八壺北有九華西有石室天馬雖崖壁巉絶林壑森邃往往

有子足跡毋酒醒歌闋四顧寂寥但見丘壠纍纍漫没於深榛蔓草間爲狐兎所穴樵童牧豎躑躅其上白楊蕭蕭悲風四來未嘗不爲之流涕曰彼其世有才臣志士烜赫當世者一再傳無後至此亦可悲矣旣而曰豈其然乎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郰曼父之母而後合葬於防焉知不有世遠人更莫知其所者乎不然則爲恐亡其親視其所藏猶荒墟廢址曾不一睨之以至於此其亦不仁甚矣余友文淵鄭氏佳子弟也奉其先無所不用其心一日語予曰吾祖府君之没吾先人嘗奉其柩於城西八瀨之原以葬

於今宰木不勝拱矣吾懼世遠而忘也嘗請善畫者
圖之俾吾子若孫有所考而猶懼其慢也更蘄吾友
言之俾吾子若孫有所警吾不亦可乎予曰嗟乎人本
一而已祖吾親之所出吾子若孫又豈不托吾以出
是雖世有遠近顧豈二本哉爲酒者不知幾千百年
飲者祭之爲食者不知幾千百年飯者祭之不忘本
也烏有身之所出而可忘其本哉嗚呼俗之偷久矣
先世所遺美田廬人皆知而有之至於先人所藏則
莫之顧不亦異矣古者墓而不墳孔子云丘東西南
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高四尺蓋識之也

弗識之前人之罪也識之而弗省之後人之罪也仁矣文淵其大子之用心哉鄭氏之子若孫觀是圖并予言念之尚其繼志前人時焉而修葺焉而祭而不至死亡其先賢文淵之心可慰異日倘有如予者過焉庶不為之增慨矣

鄭氏三誥勑序

方熙

古者建德有册命焉于以示教誡致褒美而慎重之也書之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已後世誥勑之作或舉賢而授能或推恩以勸忠其原盼於此矣余觀鄭先生三誥勑而有以知宋之待士也其一則景

祐元年勑進士鄭伯玉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判官信州軍事也其一則寶慶元年郊祀大禮成贈
知肇慶軍事鄭起沃故父鄭與國朝請郎也其一則
告從政郎鄭涣也左右丞相掌之尚書侍郎給事中
宣奉之審之以參知政事其不輕而重也如此然以
朝廷之重如此内外官使無慮千百人豈人人皆册
命焉而於三君子其不輕所授者矣三君子者果何
如有以副之覲伯玉任是也後歷節度書記大理司
直觀察推官在在有聲爲時相韓琦公薦加殿中侍
御史動觸權貴有勁直聲與國雖晦遯丘園然克生

賢子如起沃者尉會昌安揭陽歷廣東提舉居官清介穀已俸以補軍需移私財以供公用其子如此榮及其父也宜矣濮之令處寧調永興救荒恤民發官倉不待上報全活萬計歷廣東憲使所至常祿之外無餘資清白之關炳炳也之三君子者皆無負所職其册命也宜矣此宋之得人而治為近古鄭之有人於莆為望族豈偶也哉雖然自景祐至今不知其幾稔而勑之龍章篆刻如故無他有賢子孫也昔房杜為唐相遭不肖子一再傳後蕩盡無餘狄梁公子孫以公誥身十通慕貴顯以獻狄青寧能寶故物如鄭

子孫乎今士芳君裴濆而珍襲之可謂不忘祖德而知所寶矣雖使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得而尚之耶

送兵部尚書王公還河州序　柯潛

兵部尚書贛庵王公年方五十二以病乞歸河州疏五上上始賜俞允且謂疾已當復來命下薦紳大夫共惜其志而其中有爲國家愛重賢才且知公者惜之尤深海内之士游學於都下者多踵門投詩誦其賢高其節以寫平生傾慕之意至於武夫悍卒庸人孺子聞公之去亦皆齎咨涕洟欲挽留之不可得獨憸邪𢗅巧之徒爲公所摧抑奄奄側目思欲起而不

能者知喜而相賀曰公去吾屬可無患矣又相與言曰貴勢之圖去公誰復我阻於蓋公自少負氣節讀經史以古之光明磊落者自期正統己巳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輒言事無所顧避風采英英動人庚午土木之變廷臣抗疏論權姦誤國之罪又擊死餘黨三人公寔倡之既而虜騎薄都城公督兵拒守彰知有備隨遁去尋陞右僉都御史守紫荊居庸二關又督脩關南北三城相山之高峻者爲墩臺數處分兵守瞭皆足爲經久之計景泰辛未奉命往淮揚總督漕運兼巡撫之任風清弊絕國用足而民不擾淮徐

之間嘗連歲水災且大疫公大發官廩及勸富人所輸之粟厚賑恤之又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擇良醫四十輩屬以視藥食令無失所活垂死之民餘二百萬其死而有子孫來告者予棺暴骨於野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時朝廷聞民飢餓遣使助公理荒政至則公已經營綏輯而民皆得所矣使還奏公之績乞賜褒崇公且馳疏自劾不能恤民患又言謹天戒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先還朝　上念其功陞爲左副都御史仍巡淮揚　上疏陳致治保邦十二事其言多諷權貴人　上嘉納之天順初元權貴人陰中其

事罷歸里居無慰色悉謝絶賓友閉門讀書時出展
先隴不復他往辛巳秋虜寇入萑浪起公仍舊職叅
贊軍務寇平復奉命理漕運公至徐百姓扶老携幼
迎候水次歡聲徹遠邇比就館衆擁入羅拜歌呼連
三日乃止至淮亦然而漕運之政久廢於是復經理
如初去年以廷論擢公為尚書公收用才良擯棄姦
佞思修舉廢墜以佐　聖天子興太平之治而早夜
究心憂至忘寢食及以病在告猶懇懇然以邉事夫
寧為念此其忠義剴切自始仕迄今未嘗一日忘于
懐所謂頽嵩岱而不能壓者故其去也君子以為憂

而小人以爲幸也然公有恩於民有功於國家天報之以福蓋未艾而芴藥之喜將不旋踵見矣公當促駕而來使憂者以樂幸者銷沮其心而與傑士戮力國事以畢懐忠抱義之志頋然後退而休焉以收知止不辱之完名此予與天下士之所共望也因書以爲送行序

送陳伯陽分教黄岡序　　陳俊見本傳

伯陽先君郡推公與予先主事府君遊學同時契分親客予與伯陽實有世講之好向特伯陽齒壯氣豪進取甚鋭視其志若天下事不屑爲者然論議講明

思索取舍恒小心巽入不極不止而執禮卑退又過之以予有一日之長繆相推從授經顧予強顏豈能益伯陽而因之起予者抑多矣予意伯陽不久當偕出出則名四方既而予舉進士遊宦兩京聞伯陽方負痾坎壈屢厄場屋不得少自見於世未嘗不為之慨然也今年夏伯陽膺貢來京得會于官舍予視其羸容猶在泮時而清削骨立有加焉伯陽於是亦自計無意天下事矣乃援例願就文學官遂有黃岡司訓之拜予既勉留之不可則又徐嘆曰昔人有言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仕亦觀所以立之而已況予二人

者將夙夜不辱先人不辱有道是務豈拘拘位序崇卑間乎伯陽之見是也予蒙恩擢任少司徒且三年比者中原赤地千里民力卒癉寢食爲之不遑然竟未臻來效其爲尸素何啻背芒而伯陽從數十諸生誦詩讀書修明禮義祿入雖薄足與勞等吾心安而道得焉視予之負重無措其爲得失多寡何如耶予又聞齊安之郡二程生焉王蘇諸君子亦嘗居之其流風餘烈邦人所慕但世遠教弛無從而振發之耳伯陽之往誠先示之以二程之教以立其本繼以王蘇之學以暢其文豈無一二豪傑之士由之而興以

濟國家之用者乎此其爲功又不但勤一職立一事而已也若然豈徒郡推公有後而予亦與有榮矣第恐伯陽繼有異擢又不能不蹈予之愧也因其行序以道意

送嚴宗源之湖廣序　彭韶

成化庚子春三月廣東按察使同邑嚴公宗源陞湖廣右布政使其左盱江何廷秀也予與公舊同舍廷秀實舊同寅學博行高政事精密當有世道之責將來任重不可辭焉予近馳書問動止宜厚自愛廷秀復曰不有箴言而加褒奬非所望於知己且時又非

吾責吾焉敢及嗟乎人之賢者責必備況處表臣之極人之望何如哉世道輕重終必係之何可問吾於彼預與否也茹納汙濁而量不可以不洪鎮定震撼而志不可以先擾勸協文武介不立異正處權近和不苟同內不愧于妻子果一硯而不持身不恤於得喪雖瀕死而不悔虛懷聽納不以聰察爲明錄人棄瑕不以已長格物人也副之以識治之才而善應變焉是固萬夫之望矣一旦登庸廟堂善類增氣道揚休德彌縫衍愆遹至治茂功斯可仰以弼成而世道有攸賴焉以時望之賢將來之責烏可不自重公與廷

秀同年也同官也又同道也自愛自重焉可以不同尚宜修所以遠且大者於已以俟焉韶無似兩辱知愛是以因公而及廷秀又因廷秀而槩公也昔歲公提學湖湘而正憲嶺南政化之及於人也深茲焉進秩重臨仕途一奇偶也僚友之開縉紳之士皆賦詩爲贈夸喜惜留蓋兼有之予又以其私願爲之序焉不及頌美者戒褒奬也

西疇常言後序　前人

刑部侍郎盱江何廷秀遺詔帙書曰此常言九篇乃喬新九世祖西疇老人直閣文定公所著也昔嘗刊

行至于今無傳焉近日方求得之惟何氏實寶為大
訓以世守茲將續刻以示于家鄉鏡川楊學士先生
已序其端顧有以識於後於是反覆閱其所謂九篇
者知其所以行為學郎所學為言故以自名歟如言
講學必先致察於常行言律己也戒矜名而畏譏敬
恕以應世不欲掩人所不及議擬以明道而欲開人
以自新張嚴之辭行覽之實察失而後立防其涖官
審矣立政造事圖惟久遠不在褋方俱試其原治確
矣評古而悲近代之苛政用人而慨上下不相值至
於正弊又拳拳於風俗之後且耗氣象傢側議論簡

篤要皆退步近裡之言而有已試獨得之驗與世之揣摩好異放言高論者不侔信乎其爲恒言也以此從事充然輝光則退者乃所以爲進近者乃所以致遠恒言之𭄐不亦大乎若講學當𣂱水道由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于履其境不勝懼焉三復而不能已然則斯書也豈獨一家一鄉之言哉

贈亞參方公廷臣考績歸江西序

前人

天下之事成於羣賢者易成於獨賢者難此事勢之必然攷諸古今可知矣盖官聯之法有正長之有佐

貳之正誠僞賢乎則庶務之分理吾不可以代行佐
或獨賢乎彼偃然肆於吾上者吾安得而制之徒淪
胥以敗而已故必同心一德彼此交孚然後可以慮
事而圖成也漢唐之後在宋號稱多士而莫多於慶
曆之間當時諸監司未暇孜見然政本之地則群賢
畢集歐陽脩之言可稽也脩之言曰杜衍爲人清愼
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雖爲性不同
而皆歸於盡忠二公俱具瞻如此而章晏又皆同事
故仁宗世邊將無功吏治不能庶幾三代之風焉哉
國家治平百年人才雲興臺省衮衮俱在而允聞獨表

臣各守分局無能盡接其人然意其猶吾見聞而亦未果也往歲使江右獲拜藩司二三公然後信群賢之多也蓋方伯吾邑翁公明敏曠達風韻近仲淹天台林公嚴厲端毅氣象類杜衍亞參淳安方公老成樸茂實周旋之不剛以和林之毅不柔以濟翁之達而皆無逆於心得不既賢耶惜乎其他諸公多不獲遇然三卿爲主亦可謂衆矣雖然所貴相范者以其有不和之節所見各異而不苟同也使皆苟同則於賢何取乎今二公旬宣之政未必皆可亦未必皆不可公力爲替畫毋不可其可而可其所不可則何欺

事之有我況江湖千里連歲荒歉外寧內戢之虞識者不能安寢公其爲我謝二公幸先事而圖萬全之策也公以六載書最歸江右諸大夫請言爲贈其不敢辭

贈司訓鄭瑞澄之分水序　前人

國家圖惟治源崇重教事郡縣學置教授教諭又置訓導二之訓導於學政凡鞭朴之威錢谷之數皆不得與其職爲至清教諸生凡九載黜陟視中式一人或否其務爲至約學諭在一命之外而訓導出其左月食廩三釜加二焉其祿爲至薄職之清疑於冷落

志者弗屑也事之約疑於屈已才者弗安也祿之薄
疑於簡賢通者弗利也由是上之人不暇擇才而處
之其失之也泛下之人恒自處以不足爲其失之也
輕豈設官崇重之初意哉君子蓋交病之夫事非人
不立人非教不成而教之又在乎師儒所謂師道立
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也其所寄如此泛泛
且輕耶考亭之學今爲國是教者學者皆不能外也
分年治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則貢舉私議詳矣大學
明體適用之方則集註或問與舊問答備矣門戶分
明條法具在世之爲師者誠無先以彼亡一者横於胷

中而日從事於此爲諸生率使上不戾科貢之規下不失爲己之意則學有實得材有實用而人才其庶乎師而能然則卑而不可踰惡乎冷約而施之愽惡乎屈身立而道充又奚擇區區之祿入哉分水司訓鄭君瑞澄始以貢入成均假予友人周梁石所者將期月不逐逐於舉業之文乃與梁石考校文公語類至日夜不休梁石聞人也愼許可而獨於瑞澄不置其殆知師道之重而不自處以不足者歟於其行也梁石偕諸知己咸賦詩贈之

贈何憲副之閩序

前人

成化戊子春冡宰李公莅政之初謀士於少宰崔公尹公知秋官郎中盱江何君廷秀之賢屢薦于 朝遷副閫臬士大夫相知者皆賦詩爲別退部序其後大率詩之意以爲如廷秀者一時不數人柰何別去即別去繼自今麗澤之益將日以疎德器誰與成就疑義何所剖析而吏治之間扞格舛漏者如蝟毛又何所咨而弛張乎故既喜其擢用而又期其速來自人情不能已者而部於斯情又實兼之獨能已於言耶廷秀生相門而文行之懿卓絕流輩夫人能道之部何敢贅况忝在僚友有切磋之義焉諛詞熙耳亦

非廷秀所樂聞也請得更端可乎竊惟知己難酬酬知
尤難前輩諸名公以意氣許人每多失之誠以始焉
期之太重終之其人或不能勉副故也此非知己之
罪乃不能酬知之罪耳今自冢宰而下至士大夫之
論皆曰何廷秀云不可謂不知己也使萬有一之不
酬吾恐其有所懲創則好賢之心由是而怠士君子
之公論亦無所執持矣夫由我而怠好賢起惑志君
子以爲何如哉揆衆人之知廷秀必謂弘大剛毅勝
重遠到無事則虛懷茹納足爲善類之依歸有事緩
急則招不來麾不去伏節死義而後已固不貴廉隅

自守號稱狷介也況酣六籍涵泳道腴探禮樂之大本會同異之攸歸嶄然為一世宗儒固不貴記誦詞章傲睨自雄也視消息盈虛之理為吾政變通之宜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又不在乎區區簿書之精法理之能也之三者廷秀因其所已然擴充其所未然宜無不至矣異特入秉鈞軸追配前人如純仁之於仲淹公著之於夷簡世濟其美流芳無窮則非徒足以酬一時群公之知而 國家亦隱然有世臣之重矣夫然後知上下人己之各盡其道也

送知事鄧文振致仕歸靖安序

前人

幕官鄧文振氏來言曰紀年六十有四宦遊兩畿積有歲月茲隨牒入蜀又四載矣老病侵尋壯志衰謝願告歸田里予進之曰予之官卑無他責盍持祿乎曰非不欲竊升斗而終事大夫也誠畏來歲無幾而家指日衆勤不能勝簿書儉無以致饘粥早夜以思惟去之宜予又曰古者士有常產壯而仕老而歸授教里塾子弟化焉傳家於子洗腆具焉後世多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故隱忍苟祿殆不得已予之歸也其亦有以爲藉乎曰先人居家嘗爲萬石長兗州

教授府君我伯父也皆年幾九十而卒薄有田廬於豫章之墟而詩書手澤尚存無恙倘徼大夫之靈東歸故里則率諸子姪勤力其中壯者務農畝秀者事詩書庶幾得有所承藉而保先業於不墜紹賡組於他日矣予察其自處素定乃白于當道而許之然竊因是重有感焉我聖皇仁覆天下加意吏治未嘗用一淫刑行一虐政士生斯世真千百載奇逢孰不有共惟帝臣之願乎柰之何蜀去天萬里長吏偷安自恣墨以敗類者多於是乎民皆有疾視之心而上之人亦寖爲法網而操切禁錮之吏始難爲矣吏既爲

之也難則民視之也易威權日輕豪猾得志凡吏之不能固心安意於職也明矣高者引年以決去卑者肆欲而一擲如是而望治效豈苟可得哉予忝司風紀思欲重長吏之權以固士心以善民志而未得其方寧不於吾幕賓之行而興無涯之慨哉文振詩歷世事晝諸有年覩其自陳之言可謂知止而審處矣宜善自愛以厚風俗

名臣錄贊序　前人

昔晦菴朱文公脩宋名臣言行錄凡其立朝事君之節施政行事之宜與夫議論荅問之大關繫無不具

載至潛溪宋先生作元名臣頌則取其功業學行撮
入韻語雖詳略不同然皆所以述當時得人之盛寓
景行仰止之私而因以示乎後人也我　朝長治久
安名臣繼作功德之盛不讓古昔獨未有序而述之
者夫雅欲私淑固不在於是然諸臣事行秘在國史
學者失今無徵將歷世久而相去遠豈能盡得夫見
聞之眞哉部生也晚膚淺無似每誦爲臣不易之語
想像前輩不可企及屢欲錄而贊之未能成就蓋不
惟不敢亦不暇也比者解憲西川將之廣藩寓舟東
下荆江因記憶遠近名臣凡三十人人爲之贊具列

其誌銘狀傳等類於後以竊附大儒先生之意庶幾言行如在贊誦無忝所以師于後人有餘地矣嗚呼三十人者皆百年之英也建立於天造草昧之時遭逢乎重熙累洽之世或羨功業或全名節或以德行顯或以文章著或紓國難而濟時艱誠萬世之不可無者也韶不揣輙易成之僭擬之咎掛漏之質無所逃云其他名卿碩輔弗能盡知俟後求知而續焉非有去取也

文訣類編序　　周瑛

予少習文藝苦不得其門路嘗慱採諸家論説而類

編之以自執範客有見之者曰文備兵也吾試與子言之左右定位奇正異用法也或左或右或正或奇幾也幾幾出無窮勢無定在若不乘其機而推法是拘吾將見子爲人所擒矣子曰乘其機而不拘于法上也守其法而求合於幾次也上焉者兵之神次焉者兵之精神兵無敵于天下精兵天下未易與爲敵子素怯安敢廢法以論兵客笑而去書此冠于篇首

贈周僉事入閩提學序　前人

成化戊戌歲　朝命以南京吏部主事周君時可爲福建按察司僉事奉璽書開諭君俾督諸郡縣學其

同年嚴瑛願產之道閩之故實以贈之閩之山發於
天目折而南趨其勢北高而南俯矗矗如蟻鬪如蜂
屯如虎龍騾馬馳自天而下閩之水隨山而出與山相
爲縈紆盤峻水益駛每舉舟順流而下也如雷奔電
擊勇猛左右不可以瞬然而漁者終日而不投一竿
焉是何也水勢暴悍鱗介之屬徙而去之矣及乎山
勢漸遠兩涯相去數千里水匯爲巨浸東合滄溟舟
楫僃風或匪宿半程或一程然而黿鼉蛟龍魚鼈生
焉貿遷殖焉浩瀚而收其利者蓋幾千百家矣又何
也水勢深廣不震撼撞激而鱗介集之矣君子觀夫

水而知爲政之道乎閩爲東南大州自唐常袞爲觀察時教民間子弟以文學而科目相傳至今益盛然而耰鋤德色箕帚誶語使賈生生於今日又不但爲漢庭慟哭而已也君可不察之乎瑛聞學校者鄉邦之式也身家者學校之本也君宜脩諸身以教諸家脩諸家以教郡縣諸學由郡縣諸學以風動吾鄉邦之人則人皆相觀而爲善矣此其效不可朝夕致然所獲者大譬如水勢深廣鱗介畢集收其利者不啻千百家而已也苟或立已於峻持威以繩其下今日考其文字明日考其字畫苟不如意則飭罰罪罷

之此其效可以立𥠖然不足爲國得人是猶水勢暴悍鱗介不游吾見漁者終不爲下竿也君起謝曰吾入閩觀夫山水而思子敎言三年之後當有以復諸子

皇華使節詩序　　前人

古者行人使於列國列國之君饗之則相與賦詩以見意大而解紛息爭戢戎紓禍小而通情結好承教拜嘉其所賦詩皆取諸三百篇以其宜於事者爲賦故當時遣使必擇其習古能文者爲之不文不遣也後世此禮不講凡有燕饗優談伶語妄相詆譏如孔

道輔使金虜以宣聖為戲此其失在主也陶穀使江南南人遣驛妓歌穀所賦詞此其失在客也凡此既不足以息爭紓禍又不足以結好致嘉稽諸古禮是為使事之累君子盖羞道之　皇明御世天下一統以詩書禮義陶化人心士使其間多習古能文而勵廉耻之節弘治六年秋蜀恵王薨　天子有爭於其國命僉定侯梁公往諭祭又擇通曉典故者相之時盧陵王君壽以進士拜行人司副　天子若曰喪禮之相壽也可與是君副梁公以行其冬抵蜀自始諭祭以至卒祭無違禮國中毋祭必有宴宴必侑以幣

君皆辭之明年春禮成藩臬諸大夫饗之及旅君起求誨言諸大夫皆賦唐人雜體諸詩爲贈瑛曰非古也於是左方伯韓公爲四牡君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公所以悉鄙懷也敢以爲謝右方伯鄭公爲賦皇華君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公所以教使臣也敢中以爲謝憲使洪公又賦杕杜之首章及大東之卒章君曰兵疲於戍守民困於徭役大夫之憂也使臣歸當以上告　天子然則論使事於三代之後若王君者可謂習古能文者乎可謂行己有耻者乎而吾藩諸大夫所以處君者可謂愼於禮而不瀆乎衆謂君

行宜有贈瑛因譔次其事以爲君贈

送常熟知縣鄧君考績序　前人

蘇爲縣七常熟最大常熟爲里若干爲戸若干爲財賦若干民多習筐篋學用以牽制上下一不得所欲則拊鍵抵巇以集䜟故蘇諸縣重爲常熟吾閩鄧君洪中以丙戌進士而出知是縣命下人難之君慨然就道既入縣洒考圖籍計戸口定賦稅均徭役之數月民大悅繼而修學校治官府造橋梁築圩岸行之數月民大悅繼而扶寡弱鋤奸宄覈良善行之數月民大悅他日邑大旱民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得雨君

爲走赤日中望山川以拜汗被面如雨雨大至未幾
天湖水溢壞民舍漂流牲畜田卒汚萊民又相與言
曰惟尹可以奠吾居君爲延圖蒂萩閭閻民疾苦皆
家慰而戶給之民賴以活太守嘗責君逋慢君曰治
民如治絲棘則棼邑民以秀麥來獻君曰造化偶爾
吾何功焉余嘗笑經生爲政每以詩書故迹而加之
時孰能審其本末察其緩急如君者哉又孰能以誠
格天以勤愛民如君者哉又孰能責之不怒謟之不
悅如君者哉初君爲政滿三載當考績去常熟民皆
走御史臺借留之至是始行縣教諭黃君體勤乃跡

君政以來且告予曰尹爲政多類此頗與之言余乃比類書之使人知常熟雖難治而不難於鄧君科目稱得人而得鄧君爲尤信也

錦官賦別序　　前人

御史大夫梁公撫蜀之三年　天子下詔拜公南京吏部侍郎將行衆謂瑛宜贈言瑛聞天下人皆謂蜀樂土其人讀書知禮義易於爲治今觀不然蓋蜀地廣民繁爲俗龎雜與中州弗類其地踰雪山以西與土番相距山壁立如削鷩湍怒濤走其下間爲棧道緣山腹行僅一線若統御者無以制吐番死命則往

徃據高拒險挺木擂石關絶我糧運或呼群挈黨摽甲彎弓來攻我城堡我謀大舉則進退梗塞不可以逞數年來軍勞於戍守民疲於供餉賦稅殫竭人力重困可憂也公來未嘗一日安枕而卧公以為守邉莫先於養軍卹民譬如東垣論治病反覆以養胃為言蓋胃理則五臓皆理五臟理則百病不治而愈矣公嘗發數萬銀分布郡縣令積穀以備荒儉又發數萬銀東路積穀于江油于安縣南路積穀于灌口將募羗民轉輸以實于邉又議掣餘鹽以歲可得若千凡沿邉城堡倉庾及棧道斷續皆欲以漸修理𤍠非

爲韋民計也其意以爲軍安民裕則虜在吾目中矣此即東垣治病而先養胃之法也近有狂生憤吐蕃侵暴乃上書請　天子發兵致討廷臣移公議公曰已之不治而謀以伐人非計之得也蓋公非不爲也不遽爲也不遽爲而爲乃可以有爲也吁公意遠矣

公嘗愛玦書見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詩句公爲說曰海闊矣從魚之躍然魚亦不能出於海之外也天空矣任鳥之飛然鳥亦不能出於天之外也據此而言則公襟懷冲曠無不包覆而中間消息盈虛之理操縱予奪之機又豈人所能盡識哉今公應

詔而往爰規畫深而業未究恐喜事者不知東垣養胃之可據而下峻劑以為醫又非地力之福也故因公行述公所以治蜀之意以為公驛叢以告諸國君與吾人之籌邊者若公自西徂東凡道路所經心目所感中間可驚可愕可喜可念則有諸公分題賦詩在

送林文華之南雍助教序　楊琅見本傳

昔吾郡有歐陽詹生者開先閩士闘于中唐貞元間為國子監四門助教至今郡人稱鄉先生余友林君文華尚論詹為人而效慕之者頃由瑞郡文學終更

造　朝得助教南雍余喜其學詹而其官又適與詹
同按詹平生只一命為太學考之史集皆未有言其
所以教者韓吏部著何蕃傳載蕃為諸生不為非義
葬死者而字其孤又叱止六館士使不從朱泚之亂
詹高蕃蕃卓行特昌言明為仁勇余最愛詹此舉能彰
善而表賢是雖其教法已不傳而立教要領於此亦
足以觀矣君今涖南雍也南雍群士如林必有學成
行尊如蕃等輩人君能求若人而推先獎之使生
徒知自激勵則為教亦由是可同於詹焉昔人稱詹
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而又以為愷悌謙儒動不踰

節君孝友施於家既無愧於詹信義孚於友又不欺於詹而其文雅温淳冲讓居禮又多有似於詹者即既往而占方來考今日以合夙昔君茲行其終同於詹也必矣余以官同於詹而乏詹之道者久矣抗顔師席未能如君之善學詹因君行道其所以爲送行序

送劉叅政廷信之山東序　吴希賢

山東大藩也北控圻甸南枕淮海東南諸郡湖湘江浙以暨閩越交廣之遐凡以歲事至京師者川浮陸走率道于此以達不然則否余嘗謂京師之有山東

猶人身之有喉咽喉咽受病飲食且弗克四體雖精强將不可恃以安矧欲高枕而臥乎比歲山東郡縣雨暘弗若生民告饑流離轉徙道殣相望故以父兄妻子之戚亦不相保愛至有以餒而相食者夫民無食則饑饑則計出無聊意外之患將因以生今之喉咽之地不亦以病乎哉於是 天子宵旰二三大吏相與戮力施舍已責務穡勸分以鳩其民而緩其患猶未已也復出內帑給犂牛與種食天未悔禍方及有秋淫雨蝗蝻交相為瘉傳曰人衆勝天天不可勝如此將厭棄此方之民俾之辛苦墊隘而因以斃之

邪抑者人事之有未盡然邪今年春吾聞劉君廷信繇戶曹郎中出為山東參政是時　天子念民瘼未瘳特詔吏曹簡擢以行夫喪亂之餘官必擇賢猶疾疢者之於醫必擇其良斷斷乎不可以或易也君才高而行潔學邃而識閎曩在戶曹夙夜恪勤恒出其身以當難處之事利有所弗龔勢有所弗撓時稱賢郎署者必曰劉君劉君然而盛名之下必無虛士盤錯之節方別利器茲行為賢方岳於山東不亦可豫卜乎且君嘗為我言救荒之道當如拯溺蓋凡仁人君子之拯溺者憫其瀕於死狂奔盡氣雖濡手足弗

悍方歲內萬人之死命寔制于我當道者能人人如君弗悍於濡手足天鑒不遠雖或厭棄其民將無不可勝者况天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詎忍終棄之而不可勝乎哉又况我　朝百年以來清穆之上愛民事天未嘗少有罪悔吾於是又知天以國家故於民有不終棄而無不可勝者去阽危即吉康俾京師安然得以高枕將不於茲行又可祿卜之乎余重君别故張之而觀其成且寓訊諸有位者相與勉焉

送雲南憲副林待用序　前人

林君待用在北京時與余居同巷時新筮仕爲刑曹

主事貧甚退食暇恒邀余過其家命酒觴余食惟肉一様無他品每仲秋斷壺其家人輒修之爲茹及是出以餉客凡聚會直至夜分爐寒炭弗繼躬傴僂拾殘薪爇之以温酒用是余有戲壺爇爐之作盖紀實也鄉故間或饋小苞苴亦謝去弗受其清修苦節有如此者語及時事嚬蹙見于顏面成化間妖僧繼曉巨璫梁芳相與爲熒惑築永昌以祈福時待用官副郎乞斬僧與璫以謝天下既下獄人謂禍且不測待用獨怡然如平常時賴天監其忠遂有雲南姚安之貶未幾得賜環補南刑曹副郎余來金陵以地寒煥

不時恒病公署閒然惟待用時過從相慰藉又余性
悻直多過待用乃不鄙時加箴砭賴匡救者為多然
則待用詎非余之所畏者邪　今上嗣位當道者請
獎直言敢諫之賢以開言路待用裒然居首於是遂
有雲南憲副之擢夫旌直以官固宜寘之　天子左
右而乃出之夷僚之鄉當道者之意吾固罔敢知也
雲南去國萬里非徵還而令復往豈食祿有恒所人
罔敢致力邪將天欲遠夷知　朝廷有直臣而故俾
之往邪然而待用於此有不介之意焉於戲人之業
宦必先有所試而後可觀其成待用之成吾宜有所

詎矣昔人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信斯言又不能不為待用懼焉待用年未四十緋衣金腰位列藩臬其晉晉者未可涯涘念相慰籍相揖視以過茲別有不能已於嘅者詩有之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待用其尚誦斯言哉

送大理彭公序　　陳音

成化甲辰秋吾鄉彭公鳳儀以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至則不以搏擊為能吏自不敢犯而民樂于時雍越明年乙巳夏有大理卿之　召檄至遂自龍江登舟北上鄉邦仕南都者冢宰陳公司徒潘公而下相率

具酒殽餞公于江滸俾音執爵獻言以爲公贈音惟自古名臣有學術則有氣節有氣節則有動業是三者不足縱使位極卿相亦何足取重於天下後世哉公少穎悟於書鮮有不讀而學術高邁及拜秋官遂上疏極言時事嘗　詔下獄備荼毒出復言事下獄以至于再至三既而司臬西蜀司藩東齊復屢言事其心惟欲保國衛民而不爲身圖至遷官還㡬循以薄譴自怡海内士大夫莫不壯公之爲人引領顒望若太山北斗頃蒙簡在擢任都臺付以巡行更寄曾不旋踵復起爲大理而置諸左右是則公之氣節

勳業可謂無負於所學而當時物論可謂無負於公
聖朝簡任忠良又可謂無負於物論之公此可以書
之竹帛而為天下後世道也大理以審刑為職刑乃
自古聖王之所慎者我　聖天子寛仁大度欲敷祥
刑以寧寰宇比年以來司刑大吏不能祇承　德意
休戚黷利民多顯于非辜而罪逆滔天者顧噤不敢
發一語以詰用致天渝地震歲凶民殍深貽　宵旰
之慮然則今日之召乎公不爲無意而公之處此亦
必有道矣若夫捐壯志徇時好糊心俛首此則學力
不固者之所為曾謂公之賢而有是哉率爾狂言知

不足為公贈而公亦豈待言贈也夫

劉職方遺懷唱和詩序　前人

職方郎中劉君時雍頃嘗課屬吏懲其弗格不便者搆飛語以聞　詔並下于獄越三日刑曹議獄辭上　詔復時雍官而繩誣者以罪方時雍之入獄也嘗賦詩二首以遣懷京國諸薦紳聞而和之者若干什彙成巨卷予與時雍同登進士第同入翰林為庶吉士素辱愛不遺間嘗獲覩是詩因作而嘆曰是非天下之公也君子惟守其是者以防乎身未嘗以所遇之夷險而二其心人之於君子亦惟取其素行之是而

未嘗以寵辱為軒輊今觀時雍獄中之作雍容清暢
不逾平日而其自守之孤介亦隱然自見諸君子屬
和之詩往往扶陽抑陰亦不以時雍之屯坎而改其
平生景仰之素持己取人之道於是乎兩得之也時
雍產于楚楚人善歌蓋有自來矣然陽春白雪之歌
和者絕稀屈原放逐行吟至設為漁父相問荅亦未
免有孤知寡和之嘆鍾儀囚于晉操琴而鼓南音亦
未聞有和之者今時雍所歌有陽春白雪之調而和
者甚衆暫入于獄不信宿遂復其官與屈原終身廢
放者懸殊唱和諸作皆渾乎大雅而無復南北之音

之辯　聖明在上君子滿朝物論惟公而至治之音
奏焉此其可慶蓋不止文詞之盛而已予庸劣不能
和徒三復咏嘆而序以揚之

送監察御史陳君序　　前人

皇明莅天下百年于茲道化昭融民物康乂　天子
罔盈厥功宵旰圖治曰格汝冢宰惟茲御史秉憲庶
以釐百工肆簡多方多士行臭適者用宅厥官以毗
予治冢宰祗承稽于衆得士之名氏以狀進士能撰
陳惠啓順與焉　天子曰斯任匪輕知人孔艱姑試
厥猷爲允若茲然後任之踰年冢宰又簡厥臧否以

闡啓順在賢選始得拜 命命若曰愊員既長予耳
目有所不逮汝蕳于朕心凡茲股肱臣隣庶邦冢君
暨小大百執事宥能輸忠效悃以靖共于有位惟汝
迪知其或肆凶干亂厥法怙終罔悛亦惟汝迪知知
罔不言朕奉若天道彰之以五服董之以五刑罔或
僭濫于一人能守成憲與或叢脞怠荒亦究于爾衆
用獻替以佛予仔肩嘉乃丕績用錫爾祉嗚呼謹始
匪難慎厥終如始斯不易汝往欽哉啓順拜稽首曰
敢不夙夜惟寅以對揚 天子休命既出邦人諸友
咸舉手加額曰吾子夙著微聞今新服 寵命毋黷

于貨毋怵于威毋脅以喻毋默以容毋訐以爲直毋察以爲明惟公惟斷永保令譽以迓承天　既啓順曰所有上負吾君下負吾友有如此天爰召僕夫命載以行

釣臺集後序　　　　　　鄭紀

炎祚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圖復舊物天造草昧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海內英雄聞風奔附皆欲效勤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鼎已定延訪幽隱粉飾中興正抱道君子雲龍魚水相逢之日也先生物色故人三徵而後至何耶伊之耕莘傅之築巖呂

之釣渭時未嘗無終身之念也一旦幣聘之勤繪圖
之肖夢兆之徵遂翻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後世未
嘗有非其改節者今先生雖應聘而起終不爲所屈
何歟此無他光武少與先生游學其知先生者必深
討先生者必熟矣自莽地皇壬午起兵至漢建武巳
丑而後下詔十七八年之間身跡存歿略不往來于
懷其與抱薪進飯卒狀遇之殷勤首有間矣豈先
生儒腐不足與談兵歟湯以伊爲阿衡丁置得於左
右文師呂爲尚父光武於先生撫之以咄咄目之以
狂奴官之以諫議其處先生也亦褻而易矣豈先生

特孤高一節之士於師傳之道或有未聞歟不然必

先生之知光武者亦深討光武者亦熟又用是之故

蚤見預料而不敢以商周諸君待之乎嗚呼先生之

自處與光武之處先生者不必深論矣但此集一出

不知世之奔走權幸之門夜行不休者讀之以爲何

如噫予又恨其出之少晚也然自兹巳往亦不爲無

益也故書之

釣臺詩序

吳仲珠 見本傳

是歲予館於城郡司訓程先生出釣臺詩示予爲言

釣臺嚴子陵釣遊處也以非耳目所及之地悵悵者

久之偶有遺吾釣臺集讀未徹卷恍如身立臺上揖子陵於千餘載之下心與境會神與若人遊遂自用韻兼用前人韻成諸體詩一百五十首不自知辭意之複篇什之多也執事往時宦遊曾過臺下能為我詩印證否乎予閩終身疲道路者或不盡知其險要而稍山畫谷多得之未出戶之儒昔有私淑武夷翁者而曰我讀精舍詩夢作山中客從公夜不眠寒燈歎白石未嘗不嘆古人景仰往哲之深雖未遊武夷已有山中歌白石之句則先生一讀釣臺集而百詠鏗然亦以遐思子陵之清風高節不能自已無非根

於性發於情之正也且子陵披羊裘而生釣臺不少俛首乎光武之招說者謂其節義秋霜重漢九鼎有大功於名教令先生倫堂餘暇獨取釣臺集而唱和之予謂此詩一傳頓表海角當有聞于陵風而興者先生有功於名教亦大特以先生未識釣臺而有此詩人將謂先生作夢中語又不以質諸耳目熟者而以語予人又將謂予模寫故迹十不能一二亦說夢也然以當時過釣臺襍鹿南柯之夢方酣安知能作夢中語與夢後說夢者皆為非夢耶謂予不信請致此詩於書郵往問釣臺主人

送王時暘知南康府序　鄭瑗

揚瀾左蠡之隩有郡曰南康所轄僅三邑其在有宋元公晦翁兩大儒皆嘗知其軍事遺跡存焉弘治元年夏四月南京儀部郎中嵊邑王君時暘擢爲其郡守既治行李顧謂諸寮寀曰某幸與公等同仕于茲今將出爲人牧諸公寧有啓發我乎於是人各以其意屬辭贈君予雖蹇訥義不容默也則告之曰君之理所前瞰彭蠡請即以是爲君言夫彭蠡修廣凡六百里合江東西數州之水匯而爲澤東南之言巨浸者莫加焉蓋其地勢視諸州獨卑故百川趨焉又弘

傅而有容故衆流納焉古至于今舳艫之去來相銜也輕颸麗日則脩然而濟不俟崇朝間遇惡風怒濤駭膽慄魄則或翩然而旋或凝然而膠或蕩然而覆或顛然而沒歲不知其幾何也然而濟者不知恩旋膠覆沒者不知怨何邪庸非適然遭之出[illegible]於無心也哉予謂此可以況夫人牧者故退乎自卑則德日積廓乎有容則人易親因民之善而加賞因民之惡而加罰在我無容心焉則所謂殺之不怨利之不庸者矣是何以異於水乎柳子又聞彭蠡實我

皇帝與偽漢陳氏決其雄雌之所昔陳氏賊虐其

主僭擬淫名倔強江漢間方是時也南康之民屬疑持戟日事戰攻其知有仰事俯育之樂否邪及我師致討既不肉袒牽羊以送款乃悉其艨艟驅其吏民肆行旅拒大戰湖開鯨鯢送死民歸職方然後兩儀奠而萬物遂蕃自阪泉涿鹿之後武功之盛未之有也去今百二十餘年遺民故老皆已澌盡而湖山龍戰之跡尚可考尋君治政之暇率官寮攜尊俎陟廬阜之顛而膌眺焉慨然語其父老曰吾民之所以男耕婦饁樂生而送死者誰之賜歟自今其嗣而股肱守而彝憲以無忘

皇祖伐暴之功以無忘　列聖覆庥涵煦之德然後傾榼以共酌浩歌以弔古思起千古豪傑與遊以蕩滌磊磈之懷抱不亦壯哉不亦快哉

送張君良弼赴福建憲僉事序　前人

祖宗官人之制初不限於所職邇來執銓枋者以人之器能各安所習而鮮能兼通也於是超遷之格率視所職然牧守多拔諸司農廉訪多索諸司憲然此以處庸材小器可爾若夫豪傑閎達之士左右咸宜初不可以偏長目又可以是限其職守哉作虞之益

或佐徂征與禮之吏或播刑迪後世如狄梁公聯度支矣亦出而巡察江南韓魏公知審院矣亦出而安撫益利厥後二公之勳庸磊落煇鑠與義娥並耀嵩華爭高是豈一職所可拘耶然而豪傑闊達僕指無幾與其破槩獲而僨事寧循軌檢為無爽是以雖或病之而卒莫之或更也留都諸曹病於常格久矣茲者民曹員外郎張君良弼乃有閩中屯田僉事之擢衆皆贊羨以為數十年來始見茲舉蓋君之器能卓異無適非宜初非可以常格拘故在廷之議亦不復以常格處君也嗟乎自兵農既分王者因農為兵迭

耕迭戍之遺法循隱然於屯田見焉然古人立行之塞下而今則遍中國矣吾閩屯卒錯處八郡共疆畛之辨糧粒之輸耕守之宜競訟之決必有專其事而司其平者今皆於君乎屬璽書委任之意勤渠委曲良非輕矣是廷議固不可以常格處君君其肯以常材自處哉伙韓之勳名惠益之事業載在往牒可覆視也異時將有責備於君者幸毋讓

衍極書重刊序　宋端儀

衍極凡五卷鄉先正元南安教諭鄭杓子經閔字學之衰絕而著其友郡庠賓序劉有定能靜注釋之板

行于世方百五十有年而風氣俗最近之邪乃蔣
有藏之者其篇名僅見於陳衆仲鄭氏先朝記及世
傳書目中所謂見名不見書者余嘗效昔人求以八
道未能得須者能靜玄孫正隆德甫典教樂平從吳
康齋門人受寫本以歸蓋自蒼頡迄于蒙古氏凡古
文籀隸以極乎書法之變皆在所論議潛心獨詣參
驗稽決陶鎔歷代之偏駁會歸一藝之純粹要之未
嘗不本於古人而其中若九德若正邪若四時餘閏
之說之屬又其所自得焉者其字學之指南乎竊嘗
聞之先民有言備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又曰契兩

象之運該萬彙之理無踰於六書則字書也者乃至理所寓而不可不講者若昔周官大司徒敎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書國同文矣自秦而下法雖不能不與時變而爲小篆爲隸爲八分爲正爲楷爲行草爲飛白之紛紛然皆轉相祖述間亦頗有肯尋篆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而得其遺意者顧九歲之諭無章舉劾之典未嚴或者騁其私智競趨妍媚而偏傍點畫浸以失眞其品題之者又復鮮識與妙言人人殊所以不能不起子經之嫻嘆也子經嗜古博識尤工於書乃寓書著述以攄其

素蘊而佑啓我後人其用意遠矣昔右王軍讀蔡邕筆法書遂大進衍極之書非直論筆法而已志於字學者能得其要領而知所向方於以博其理義之趣於以端其心畫之形則所謂自末以求本由藝以達道因小學之流而泝乎大學之源者可幾矣遠可誘日本之則無而不必精其能乎德甫方將重鋟于木願考訂其魚魯之一二因併書以貽之

贈興化府推官鄭公致政歸養序

前人

上饒鄭公堯臣為興化府推官甫歳餘坐積思致微

恙自誘不堪吏責怨告于部使者祈解所居官狀既上治行李不書牘闔郡聞之譁然言于太守之庭曰公臨民存撫字於催科而寓教化於刑罰儒吏哉病已當視事如初願得申白當路毋遽舍公以歸而公志已堅竟不可回沮於是兩庠師生相率命以言贈惟公學明行尊所師友皆海內名儒最留意於當世之務其佐守臣裨郡政用以圖報國恩者寔公初心爲然而番番慈親越居千里頃緣門戶多故侍養乏人公之誦陟屺思倚門每切於一日十二時間則其必必然圖歸焉者又所謂烏烏私情焉云耳昔者屏

山劉子翬蚤歲宦遊已而以親故致疾棄興化軍通判當世高之至今傳于青史而誌諸郡乘三百年來又復於公乎見之海邦從此添一故事其於名教亦不為無所關焉然屏山既還武夷與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往來講學薰而善良者彌衆公歸邑養之餘合二三同志上下其論尋繹乎濂溪之緒以行其鄉以淑其徒則所以同符於屏山者又匪直引疾一事而已公名夔堯臣其字自號愚菴由太學生領薦以銓試高等舍褐拜官云

莆陽郡學鄉賢祠諸賢考證序　前人

郡學故有先賢祠宋紹定中定祀唐侍御林公藻至宋元樞鄭　公僑凡十有六人類多名士惟方著作以始建廟學與後人因其他無所考見遷而祔諸常觀察之傍似矣鄭湘鄉著藝圃折衷其言有詆孟子者大儒君子至有病風喪心之誚則亦迂謬矣今以林艾軒所撰墓誌考之蓋其少作晚而著存古易其所詣抑又高焉列之一鄉之善士未為甚不可若宋季若元以及　國初累有躋升爰至宣德間增至六十二人至正統間增至七十四人其中可以參錯昔人無愧色者固多然以承賛朝唐暮梁正歐史雜傳之儔

徐鐸擠排元祐在編類章號之列卓厚方寧宗講議財利以才在選中而大樂修書預討論蓋吳居厚劉昺之流匹也乃使之俎豆其間不知當時評者何所取於斯人也夫大節不可不謹大義不可不明勿謂有其舉之莫之廢也若乃王回方軫徐復陳淬宋旅陳吉老林震林霆林祿方士繇黃艾鄭耕老王悅余崇龜鄭寅陳沂諸賢或遺直或遺愛或事功或戰功亦有潛心聖賢之學者是固與群公先正之翹楚者頡頏回視徐師仁俞潤道史林大鼐附麗秦檜以及徐寅陳絳鄭厚劉克莊顧長卿與 國朝一二大夫

士閒可責備又疑若過之然或以其子孫衰替或以其遷徙他郡顧不與焉於此不無遺憾故今序次已祀諸賢銜名謚號因倂著其履歷行能爲卷者四其應祀未及祀者亦摭其行實而別為一卷凡此皆稽諸傳志取諸公評非區區一人之私抑余編集此書特因昔日已成之事而道其所以然耳若論其至則表異其尤如詹如櫕如襄如次升如光朝如俊卿可以學窓文龍數公為後學景仰足矣又不必如是多其人也

鄉先生愧齋陳公以博學雄文鳴於時以敦朴愷悌稱於朝成化弘治間累官南京太常寺卿先生既没而遺文未行于世孫經歷啓忠大懼散逸無以稱先人意一日抱遺文請予請曰先人自著文字及一時應酬所作甚多愧不能盡刻乃屬郎中黃君伯固編選其尤粹者得一百一十四篇釐為十卷將鋟梓以傳公宜有言以為序予忝鄉曲子弟承乏南院實辱先生後則於先生之文予信不可無言故不敢以衰老才盡不足以自効辭乃連日披閱盡得其槩因作而嘆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

以論其世也公忠厚長者貌如其心而至性過人與物無競平居吃吃言若不能出口至臨利害及大節所關乃更奮肆敢言而義槩凜凜如秋霜烈日不可玩御嘗上疏論時政叱錦衣卒不媚中貴數事尤人所難先生生平大致見於李西涯諸名公之所稱述類不勝紀于無容多贅也然而言以蔽之所謂木訥近仁外柔內剛先生以之故其發於文也亦如其人焉文字協從聲勢穩順而義理燦然態度横生往往出新意於題目之外寄豪放於典則之中讀之令人亹亹忘倦至於雕蟲篆刻以為工叢錯彩繡以為

艱深怪澁以為奥險峻峭削以為奇先生無一言焉

蓋其心明白而俊偉故其言簡易而易知其量含弘

而光大故其體雍容而不迫其節磊落而崢嶸故奇

麗秀絕之氣終不可泯然則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德

可謂協矣乃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豈偶然之故哉

其足以傳於後無疑也自先生沒于今二十餘年世

遠人亡而風俗與化移易世之君子日趨於智巧便

利而文體亦不勝變求其靖恭持重悃愊無華溫潤

典雅淡而不厭如先生之人與文者於今不可多得

觀世君子於此不能無憾嗚呼先生九原之下固不

可作而文未嘗不存文存則君子長者之遺風餘烈猶可想見而熄浮鎮躁端有所賴然則斯文也其可少也夫其可少也夫先生諱音字師召別號惺齋世居莆之涵江云

木蘭陂集序

林俊

行水之道因利害而順逆之耳夫水溢而上則下民其魚順疏以熄其害若導河積石岷山導江者是也水趨而下則上田不毛逆壅以收其利若鄭國渠堰鉗盧陂者又是也然順之勢易逆而壅跡小猶難者以人之力而與水爭也逢其怒則不可禦矣木蘭

之溪源汞春流德化歷仙遊趨莆而注之海不為不
遠匯三百六十澗之流不為不多引以溉南北二洋
萬餘頃之田不為不利以慱溪而不陂容無蹈西門
豹之議者乎然李氷䟽蜀終深陸海之思河伯循崖
徒切望洋之嘆以郡而無奇男子賢士夫良守令不
信也而錢媄侸女人林從世僅進士李長者僅富民
皆自鄰郡而至捐金濟物不待一命而然俱偉以烈
矣私惜者急義同而役智各異故長者獨垂無右之
功嘗蹟故陂論之行水行兵道一也兵法得地者勝
錢之始築將軍巖下右堅左脆水薄其脆林繼築溫

泉之口上急而下瀉水襲其潰其取敗固宜長者重有創焉木蘭相基天假神授兩山夾峙左右翊以當其衝伐石海洲卧牛拋馬橫縱牙互而鉤鎖以固蓋以人之力助其中堅水不得不循我渠道以行支川走二洋歸斗門以溉以宿以節而入海陂成而利普世世命脉在此也夫財貴能散者也長者之義與卜式同而助邊助陂殺人養人異耳公非劉氏七廟之記謂賈湥攻城野戰殺人以取王封而信堰水溉田興養人之利使羨頡侯今長者與信同功而祀義廟食侯封沭我

考宗敬皇帝歲祭之錫信不及矣陂有誥文記傳諸記其高孫郡庠生熊熙類而集之請序於予拙宦委散未能買田卜室以托老是陂簞耕磽瘠閒嘗竊烱水自潤斯序也其容衰落厚辭

方忠惠公文集序　　前人

宋自晦翁朱夫子起建安以上集四儒之成四方學士師宗之閩為盛莆又宗之方為盛復齋若水伯謨允著者也迨尚書忠惠公祖尚真源沾溉醇醲於西山鶴山二大老而追慕元城公為烈鐵庵之號見志也公弱冠擢南宮詞賦第三人不祈速化沉鬱下僚

者餘三十年亦遑於矣端平初鄭性之當國搜進名
士援致諫垣危言正論進親賢遠嬖色杜倖幸以襄
之失蜀之敗為恥荆淮之援為懼及繳駁數事尤忠
戇所難言公無諱焉申大義以雪濟邸之冤追罪奸
相之彌遠屢言之臨安火又言之為其黨蔣峴所中
予祠鴻禧噫是無遺直者與公終寶章學士廣東安
撫使為治尚風化崇正學表先賢薄官征卹民隱簽
行晦翁家禮社倉諸法利關人國為之力無沮以故
生有祠歿致薦享梟扶柿竹以奠請贈謚而梓行其
遺文皆廣人德公之報也噫是無遺愛者與公歿淳

而汀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公族孫雪筠良節嗣
豐家學大猍廣藩因舊本緝之為若干卷複梓以傳
咸舉也公後村同時人平時著述甚謹尺楮片翰刋
落陳言辨博錐間不及後村而粹縝過之命詞運意
以心術為根抵氣節為枝幹義理為華實名賢為標
格澄潤豐潔而手神自適爭先覩之為快亦名作矣
太常謚議謂源流晦翁徐驗之晦翁及公仕籍俱餘
四十年晦翁在朝不滿四十日公亦僅一年幾半其
出處槩自柑類蒲先王自端明蔡公謚忠惠繼之亦
僅公一人而已端明慶曆四諫溫陵海橋之蔽蹟天

壤俱澌可也而亂嗣凉落遺文晦蝕遠之今無幾公舊本無恙茲復煥然以新梓行又適在廣是固德門子姪錫類之賢文獻足賴抑公之精神在廣與故民相糾結不渙散以黙運之令耶不能不為名德幸也後鄉閈晚出前哲景行序文大叅之請抑亦後之責也公諱大琮字德潤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湖南道學淵源題辭　前人

廬陵陳先生文鳴總學政湖南也崇右正學而課程詞語督詔之又蒐采元公二程考亭胡文定張南軒六先生事行成是錄以標的諸子其立義首元公不

曰舂陵曰湖南亦猶紀吾夫子孕聖之地舍曲阜而稱東魯遺意槪之後群聖而生吾夫子實集大成後諸儒而生吾朱子實集大成夫子祖三皇宗五帝父三王故欽皇帝三王道統之傳以及夫子本而盛之也元公子二程孫朱子故叙元公二程道學之傳以及朱子推而盛之也胡張則元公旁派亦猶帝之有稷契王之有伊尹萊朱云爾然則收程朱而遺橫渠收胡張而遺廣平上蔡勉齋九峯可乎哉曰序備之矣生於是學於是遊於是是斯錄矣橫渠關中人未嘗至湖南游謝黃蔡伊洛考亭之淵源固系之湖南

國未得泛該之也嗚呼夫子而後有孟子濂洛關閩衍迤繼盛道未嘗絕也二之儒靜修予畏也一二先正時有致私憾其間者剝久而復宜亦有繼之者繼必自湖南始元公開道之先是錄又吾道之托之地也考時揆世諸士子崛起而承之斯總學盛心亦予小子俊顧士之意

忠經序

陳仁見本傳

是書篇章條貫發辭按古大抵擬孝經而作何以不別為經傳曰孝經之有經傳後所更定書也茲所擬乃秦火之餘漢儒之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

也然則善學孔子歟曰孔子述而不作其書皆出於
門人之所記如天地生成器物不假雕琢自然可以
傳之悠久是書則微露斧鑿矣然則其亦有所因乎
曰子思孟子皆嘗有作子思作中庸程子所謂筆之
於書以授孟子者也孟子作七篇朱子所謂筆勢如
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者也但嗣敦周彝雖假人力
而為萬世之寶是書則作爲利欲之具竊效公輸以
求其近似若爾然則其亦有愧於世乎曰古人著書
多矣如老聃莊周列禦寇荀況揚雄王通輩皆名大
家而涉浮駕誕害理亂真或多有之如國語戰國策

說苑諸書又皆馳騁縱橫偏辭詭異雜以刑名術數之說正如作為器玩足以供人耳目而非資身之具古所謂虛車是矣是書則人家日用常器雖制不逮古而亦不可廢焉其曰馬融所著鄭玄所註二人皆漢經生史言融著春秋三傳異同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而無所謂忠經玄受學於融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亦無註忠經云云豈二人不能自信隱而不衒故在曄時無所見今所傳乃後人表而出之者邪史又言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奢樂恣肆黨附成議意者言雖善而非其言

故弗傳爰及後人未暇責備不因人廢言而其書始傳焉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但云二人皆註孝經而蓮信老固如是也其擬之之才足作或者其然歟玩其詞意矣畧漢文字與魏晉以下蓋不相似夫漢儒專門訓釋前輩謂世不可無欲學者中心有主而知所擇竊以為所著之書亦然則學者由是而學而又參之他書以究其同異得失以定取舍之端則資之以脩身而以事其君以及夫立政用人亦多聞擇善之一助也

弘治庚申秋予奉 命治儲天津兵備副使金君舜
舉以志典未備願為假筆因念天津為我 朝圻內
重地
太宗文皇帝建都形勝爲重馭輕設立三衛於古直
沽去京師二百餘里以爲東南屏蔽百川會流條而
爲二至此合而為一瀠回吞吐以達于海遼海鯨鯢
鼓吻上將戢之未速必且搖毒漕舟商舶道路少梗
識者以為憂百餘年來坐享寧謐其藉以一而之望
兩金湯倚之矣自城設既備繼而學校與修又繼而
貢士啓額最後兵備設官綱紀漸張儒風亦漸盛矣

郴與上國菌獨記事之書尚闕進黃髮詢以開造始事揖子孫考問祖德巳不能舉其詳况遠踈乎誌其可以終無耶遂忘固陋慱倣近所謂郡邑志叅酌論敘而從其善其有不合則繆起義例間亦附以巳意故城市宫室食貨學校官秩之類昉自我　朝而土地人物古跡則遠及前代戶部分司所治别為一集以致其詳其他有關風敎可以廣見聞而立程式者雖非專地之事亦附集之以備考究踰時始筆落䫀及代束稿北歸正有道冗奪因仍幾欲廢之明年舜舉亦以憂去適黃岩施君彥器以河間守擢是兵備

副使下車先意文事价而徵乃閱前稿楷以遺之昔孔子謂文勝質則史志非史也其記事不可不信與史同也稗官小說史資其善志亦可以備史之遺先儒廣漢張子謂修志不可不載人物正以其景行仰止而有資於展卷思齊之益但有之不可遺無則不可強或者為生諛死文致巧飾以植恩避怨如之何其不籍籍口騰也予竊病之生長是邦者席祖父百戰勤勞膺重城之托其不仕者亦給自公食三農之力而受若直有秀而穎則養之學宮視其成又設憲臣擇賢有才者長治以鎮靜之則文教武備為所有

事而講藝閑習讀法飲射不可時廢務相與守法勤
事以宣 國威勸德規過以厚風俗絃誦詩書以復
先王之治嗣是而書當有大者若此庠端以俟之懸
窮焉

送陳侍御琥允終養還鄉序 前人

吾莆當 國朝文治之盛先正閈望如林蘧菴公翁
氷崖公陳康懿公柯竹岩公彭惠安公楊朝直公俱
文章事業可名世彭與楊尤以風節稱又有黃求我
公宋立齋公端厚朴重廉靜儒碩亦今世所難者諸
公皆天下士也天下人知之人能言之當有直書其

事則後世人知之人能言之至於知而洞其隱言之無所勦附則惟產於其地與際於其時者爾始時周每與予論古今事輒扼腕幾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至論人所以為賢則曰必務實務實云以其可以利用安身而取之於己為有餘也非謂其必能有傳是雖有激而云其亦有所取驗自信之深為可以焉故自入臺即慓慓若不勝踰時以敢諫名臺端倚為重時 聖天子方厲精化理矢不自愛以衛國有老母焉封孺人張氏早寡撫已之孫今年七十有七矣為翁稱祿遠離膝下誠非得已者上終養疏得 俞

旨以行昔人謂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以為因物有
遷然則惟理之至故物弗能遷其輕重本末分數較
然他日推而極之則内外先後俱可無遺憾矣即此
二者立身大節而其廉静簡朴與物無忤斐然成章
說者謂吾邑壺山端重秀拔不在泰華下時周得所
仰止而非剿說億見者卓爾景行注標的於百步外
固不宜有毫髮爽雖然古有之遁跡不堅南嶽獻朝
與終毋之年靡好爵頗飾輿服如史氏所譏者吾不
為時周疑然於時周之行而及之因以規夫為人子
為人臣者

贈山齋都憲巡撫江西序　方良永 字壽卿弘治庚戌進士今為都御史

士之仕也有其具而已乎有其具無其時孔孟且需而弗進也剥盡而復否極而泰上有　聖明下列壽俊內無疵政而外絕釁端夫是之謂時然際其會者蓋寡吾友山齋鄭公之際亦奇矣當左轄江西時逆濠肆虐擊斷無諱轉移大柄以死生禍福有位人其應如響公從容其間屹不為變而媒孽之禍作以文致于罪卒落其官而怒猶未解也林見素巡視貫湖東辭相位去亦已矣猶百計偵伺胡永清先幾而遁卒致詔獄遼左之戍性命幾不保公既落官人猶

公危難公亦自危也迨反狀既露逆兵猝起皖城拒其北陽明之旅已鼓行而西濠進退無據駢首就擒當是時也已有訟公之冤即其家而起之者　飛龍利見　天命維新反弊政而還之舊以與天下更始顧以江西甫定之邦非老臣宿望以拊循鎮懾之不可而公巡撫之　命下矣公之遭人固公奇公亦自以為奇也故再起非難而時之遭際為難時循濠肆也公固無此起濠死而中外之奸尚在公亦無此拜拜亦無能久於其位今則無是矣簡修進良繩㴶推恭以弘大新政保釐西人如書所謂不剛不柔詩所

謂不吐不茹公固有以自副也柳善作者不必善成得於憂患者恒失之安樂易曰樂則行之確乎其不可拔公孝友貞諒論事侃侃不詭以徇文章刋落葩藻根據理要無謏詞既得之涵養之素而復危歷險衡慮困心於八年之久以日見其至以晚其成於所謂不拔云者非獨公之自信人亦信之無疑也予不佞與公素莫逆既慶公之遭且知公固不負此時也因書之以為行贈

贈節推傳君榮擢常州郡倅序

前人

是歲正德己卯夏六月吏部擢吾郡推傅君美政通判常州府事報至民皇皇如失所依知不可留也謀立石道左以系去思蕭大夫士相率贈以言比十月部檄至君捧之色若不懌然者松厓子訊之曰時不可為耶曰否大懟初平聖心感悟更化善治此一機也奚為而不可無亦負有資望而晉秩滯且惔耶曰否升沉遲速命也而半剌端寮倅車分乘又得大郡如常亦足矣敢滯與惔尤哉若是奚為其不懌也曰官易地而政未諳民或異俗士夫或異向而心未易孚惴惴焉勛名損於作惟時是懼爾松厓子作而解

之曰官信易矣而官政未始可易也民俗信異士夫意向未必人人同而善善惡惡之心未始不同也君嘗再蒞莆一蒞杭杭之民與其士夫君既能兼信之而無間於與今何獨疑於常襲君之故以無變于初常之人有不信耶予嘗見君禔身矣冰蘗自持不矯激以自衒又見君施於政矣峻法弛而惠愛溢於下隱而闢其迷必小大不究乃已又見君之與人夫遇以禮而接以誠事有弗直輒爲理而或干以私則婞而拒之以是民依依不忍舍士夫之樂於頌美也與與杭既爾顧於常有弗爾耶而猶退焉若怯惴惴焉

以為爲令亦過矣君再拜謝曰微公言吾將無以自慰今釋然矣亦安敢變其平生哉於是邑大夫雷君孟升與三庠夫學蔡君希淵輩來乞文予無他說以張之乃次第所與君語者授之俾書為贈行序

武康縣志序　陳琳　字玉時弘治丙辰進士今為南京兵部侍郎

古防風氏國於封隅為今武康之地攷之記傳足徵也嘗疑堯舜之世江以南未盡闢而封國不宜至是及覩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塗山今會稽豈其地相近而皆列於荒服之內邪漢以後地運漸南故其山若增而高水若駛而清人物土產習俗亦漸以熾遂

入國朝而武康遂為浙東巨邑絲纊纖縞衣被海
內則其他可知已舊時有吳興續志又有餘英志我
朝會稡為一統志然皆槩舉湖州一郡而襍書之而
武康未有專志豈非其邑之缺典也哉衡陽易君來
令是邑政事之暇乃倣一統志凡例摘其事蹟分類
而書以為武康縣志既又訪其遺跡廣之故若補其
缺而訂其謬凡古今沿革人物土產習俗於是咸備
其用心亦勤矣既成將梓以傳介予鄉友來京師請
序于惟邑之有志其繫於治非細也而今之爲令者
類皆於簿書期會之間且不暇給安能留意於是且

非法令所及若非吏而儒者亦未嘗不笑以爲迂而
君以爲首務且其力足以成之不可謂難矣乎夫𤼵
其圖書興利以養民表其地之先賢以風示後人皆
志之所有亦令之責也君其次第爲之則尸其位食
其報將與志之所載名宦並垂不朽其𡨋使走志徒
託於虛文而爲俗吏所嗤咲者乎此予之所望聊以
復於君者君名綱字正道督而修之者邑丞許君英
判簿李君睿而索予文者鄭君美今爲其邑幕云

送邑判秦君致政還鄉序　前人

獨寓子曰去名者無憂而論者往往謂嘶㬢榮貴爲外

物若爲身累然者抑豈至言哉易曰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固不以名位得喪置欣戚其間則亦安所遇而已矣上猶秦君廷玉由太學來判吾邑未書考輒致其事以去過予言别予曰君官早而祿入少歷未深自居兢畏不敢溷凡俗自潤故橐蕭然上猶近罹兵燹廬室爲墟田園蕪且盡昌黎予有言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君何恃歸哉君曰吾嘗誦紫芝之歌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竊慕之而迂疎率直刓方爲圜變白爲黑其果吾事而亦果吾安耶況今年六十有六亦年至之時

吾固無恃而歸亦何得所恃而留耶吾邑不可往吾將市舊業携妻子卜築南安耕薄田桴小舟弄水雲而狎魚鳥以待盡餘年何往不自得哉言已予且快且悲惘然自失記宦游南北十有四年非如君之歷之淺言無補於時澤未加於上下非如君職簡地限而循竟其施貧雖無異於君然豈吾人及計哉君得脫樊籠而予尚羈塵鞅予之自謀不暇顧暇謀君哉君達者也順時而止者也不累於名者也君去矣自食其力饘粥得繼無失為畎畝逸流即不能亦將使樵翁牧豎群而指曰此固甫貧判薄也不亦美歟令

尹周侯以仁惜其去也需予贈言序之如此

送邦憲鄭君之南粵序　陳茂烈 見本傳

伊川謫涪州元定道州留中無所芥蔕得賢愚之歡心無他見道明耳越江別涙嶺海出瀬顛沛失其常者衆也噫見道者世可易得其人乎哉予於鄭君士達之行而有以闚其淺深矣

孝宗朝君與予同被召君適南都赫赫有聲稱予祿祿西臺及歸終養君以變制去正德初起復除　命按湖南代還與時牴牾調吾郡節推人聞少駭而默顓以待既至予謁之曰暫借牛刀君笑曰愧未學劇

談琅琅如平時予異之又能刋落形迹盡禮以事上磬折以賓賢悉心以體下於是審重獄剖繁詞拔淹滯清案牘定徭役括隱丁抑豪右扶貧弱積奬頹華惡政一新未盈數月歡聲四流方欲講究水利築塞陂湮立悠久之基而麃幕之檄下矣嗚呼天將玉君而故為是拂亂耶抑吾郡生靈之無禄耶士夫武弁以及黎庶無遠伊邇為之興嗟君無幾微見於色予尤異之夫　謫於莆再謫於麃人所不堪君之操愈堅不知果於道有見乎否乎即今之處莆固知所以處麃麃人於君所以後之愛之又未知其何如視顛

沛失常者賢以否又何如耶予家食數載忍見時艱自吾郡言之前守張公時峻踰半載而去今君未半載而又去天下郡牧如二公之去者殆未知其幾人求如二公脫然無芥于懷而得合郡之心者又未知其幾人焉韓子云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吾郡二公何古今之人不相及哉諸揮侯作圖徵言以贈因并書之以表二公之賢

送黄伯望序　　林燮

予初入郡庠伯望已既前輩慎言寡許若與予不相合長揖外未嘗輕相近一日候按部者於郊未至予

力之坐偶右伯望曰吾長于不宜然予引退然亦笑其過於類蘊後予領鄉書伯望繼之同第庚戌進士同官戶部僑寓又同巷當是時無一日不見伯望見伯望必顛倒後已伯望每謂予于某事過某事不及初聞之猶憤且恚居閑處獨因以自檢蓋有甚所言者百孔千瘡東防西潰且恐伯望之不言矣丁巳讀禮歸始別於予友道之廢久矣未合也相望如秦越既合也相附如漆膠俯首抑氣不肯輕出一言恐相齟齬比以相全而迄於相失也有如伯望者始能正予以禮終能輔予以義朋友盡若人輔仁之益庶幾

乎哉而乎繆悠之迹得免播揚者伯望賜也伯望有南方使事過家奉卮酒為二親壽走謁諸墳墓見鄉之先生長者公府僅一私覿簡書有程車馬且戒行矣群公相率賦詩見素先生冠以序夫伯望群行卓然作者盖得其實矣而復贅是不腆者朋友之難離合之感也伯望亦有慨於是乎

桐鄉縣志序

李廷梧 字仲湯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大理寺丞

桐舊為鄉隸崇德宣德庚戌始分崇德西鄙為縣而治于桐因名曰桐鄉其初為鄉也凡山川道里民風土俗與夫人材物產之屬皆見于崇德嘉禾等誌析

分之後則關焉未有任紀載之責者正德壬申鈞州任侯仲伊來爲縣首會懸各志博采與集凡涉桐事者畢犢而識之而又咨之故老考之傳信畀真黜謬刪繁就簡允爲一邑之成書今年泰侯以職事至京過予言故且請序按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土訓誦訓掌地圖道方志以詔地事而知地俗則志之由來遠矣存于世者如州藏黃圖風土記諸書大抵志類也其爲言皆約而盡直而覈可以該事實垂法戒非苟作者我 國家承平既久人文聿興薦紳先生皆得以游藝餘功及於志事然取而閱

之其能粹然完美足以追古作者無幾若義例弗當條章靡立或詭言傷正或穢詞損實者往往有之夫本道德而後可以言文具三長而後可以言史志之記事如史而會意惟文弗遇其人焉欲操筆以爲文具美觀豈不悖哉桐雖新造之邑然賦貢戶口土產疆里在浙猶可甲乙數而以例于江北則維方州小郡殆猶過之獨復道綴文之士輔理承化之臣則若寥寥無有相望而起者豈爲政君子未能倡而導之歟俟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者矣繼今以往吏於其土者於是而寓覽焉則不俟觀風問俗自有以備見

乎興衰之徵生於其地者於是而披誦焉則不俟稽古攷文而自有以盡窺乎古今之跡襲完富而思保持察俗尚而思因革觀俊乂而思陶鑄詮流品而思勵行悟勸戒而思趨舍感發興起而名宦人材將彬彬乎輩出矣乎爵琛之是邑時則有妄輯而刻于梓者每欲脩正之未能也茲覩侯之成書既喜且愧故不辭而為之序

嘉興守楊公政蹟録序　　　前人

最乎令桐鄉聞陽城楊公之爲守也邑無蠶賦郡無秕政民皆恪勤于農無有求利於官以干農功者去

之數十年凡政之惠利者究其源委必出于公民之
咸造于庭白事之顛末必曰楊公云何他守不得與
也後予入官于 朝益聞公之行業于士大夫間至
於墓隧有碑郡紀有志名臣有傳則又天下所共傳
誦不可掩者公何以得此于人哉夫至大至剛之氣
人誰無之然能善養而充則至于塞天地旁日月出
幽入冥亭亭物表而或不然者欲誘之也公自筮仕
以來即捐妻子簡嗜欲抗志勵操介然不群故其襟
懷洞達正氣常伸始閑溺不為之驚解棼錯不為之
亂調甘辛定震撼而不為之撓非其義萬鍾不足盡

也非其道王公大　人不足貴也惠澤之流又足以沾漑群生憑藉數世人徒見其方嚴峻整若巖巖壁立不可狎視不知所以持養是氣者葢非一日之故矣信天下之偉人也哉然公在郡踰九年知已不逢徵召不至臨乎其上者非惟提衡推輓之未聞也顧忮害之擠抑之甚者從而下石焉及既滿考始有浙憲之擢雖進位中丞又連輙斥環天下列郡數百而能柔言脂軸飾智為恭席不及溫皆椄武要地考其所以為政曾未能望公一二也而升沉久速逈乎不齊如此豈亦繫乎其逢耶雖然公去民思之不忘於

是礱石以識歌頌之鼓櫝衣以示弗翦之意茲又有政蹟之錄焉以今之人心如此則當時之人從可知矣以公之得民如此宜乎時之不我容也上舍生陳詔以錄示予請爲之序予故備論公之所以繫民之思者如此嗚呼陳生錄此其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諷也夫

送都憲山齋鄭公巡撫江西序

黃鞏

山齋鄭公之以都憲巡撫江西也其去縣方伯時八年矣鞏於公之出處未嘗不反覆世道興衰之際焉

夫古者逆亂之雄欲動於惡必先去其所忌其不足忌者大抵可說而下也先是逆藩始橫素銜爲巡撫調策其必反稍裁之已不能堪銜致政歸公爲廉憲運爲左右方伯亦策其必反又稍裁之滋益不能堪遂反噬賴臺章交論天下譁然竟不敢加害然猶傅會以罪去於是無復言及且頌其美者矣浸淫以至於亂尋敗亡　先帝始念公先事之智排難之忠即日擢爲四川方伯未幾在廷僉舉我

皇上入繼大統省章首見公姓名若曰茲貞臣也是敢抗逆藩之橫是嘗有德江西之人其長都臺以撫

西人　命下輿論僉惟方公之被禍以去也天下危之曰公其不免今免矣江西人思之曰公乎其庶幾復来乎今復來矣士君子惜之曰安有賢如公者而不柄用乎今柄用矣公將何以慰天下之望乎況昔當其難今當其易昔處其變今處其常公之不負天下之望也亦審矣世有以一創而懲遂改故轍者輩盖屢見之未甞不退而自懼也亦安敢復以是量人哉公長材與學粹衷勁節在鄉評每以公與素翁為匹今都憲之擢亦與翁司空　召命先後下且復履翁舊撫之地行翁之事世以為不偶然云

送林二山赴夷陵判官序　前人

二山林君以乘之判夷陵也取道過家顧予後峰山中與之登古囊凌絕嶺以望滄海遂遊九峰泝涵江凡三日而後去瀕行謂予宜有言予亦方思所以贈二山遂撫夷陵之故以語之昔歐陽文忠公嘗貽書高若訥爭范文正公事坐謫夷陵以景祐三年十月至明年十二月移光化計在夷陵僅一年而文采照映聲光衣被至今夷陵之山川草木有光耀焉夷陵人相與詫循曰吾文忠公嘗辱臨于此也而凡仕其土者亦往往以前政自詑夫當其時投之險惡之地

固以顛踣窘辱之也孰知數百年之後而人更以為
榮者乎豈直道之在天下屈之而益伸抑古之所謂
賢人君子亦必沮遏摧軋而後能有所成與二山之
說與文忠同而又適涖其故所履地人望二山不為
系二山將不為文忠而已乎文忠在夷陵嘗閱陳年
公案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因以夷荒遠一邑且如
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益不敢忽然則夷陵何嚴
之間固文忠終身造就地也向使不至夷陵則所謂
枉直乖錯者奚知焉不因荒遠一邑則天下之事又
奚知焉文忠異時接引後進每談吏事而不及文章

盖得諸夷陵者深矣嗚呼此夷陵之所以有文忠亦二山之所以爲夷陵也惟文忠平生可法者多予獨舉此者盖夷陵之故也夷陵自爲邑以來前代名賢宦遊者亦多矣予獨舉文忠者慕其迹從其同也二山二山亦將爲文忠而已乎

前陽文獻卷之十終